

非洲新兴高等教育中的差异化与多样化

帕特里西奥·V·兰加

帕特里西奥·V·兰加 (Patricio V. Langa)：南非西开普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莫桑比克埃杜阿多·蒙德拉内大学 (Eduardo Mondlane University) 社会学和高等教育学教授，德国波恩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onn) 杰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 研究员

电子邮件: planga@uwc.ac.za

除了南非和一些北非国家，大多数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新获独立的非洲国家继承了来自前殖民主义国家的单一国立高等教育机构或仅有几所高等教育机构。在独立后的六十年中，尽管速度不同，但高等教育系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特别是新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

政府主导的差异化与多样化

在行使新获得的政治主权时，非洲政府是增加高等教育机构数量的主要推动力，这是基于扩大教育机会和参与的政策。由于资源有限，这种教育扩招是谨慎进行的。

这些扩招政策设想高等教育在通过培训人力来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主要是为了操作国家机构并通过快速的工业革命引导经济发展，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发生。从独立时的单一层面/单一机构，许多高等教育系统逐渐演变成容纳各种不同高等教育机构的组合，其课程项目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通常是有限的）多样化。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之间，非洲国家政府在维护国立大学和建立一些新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满足国家发展进程。尽管目标并不总是明确的，但差异化和多样化的国家政策影响了可以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种类，包括结构、治理机

构、研究项目和学位类型。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可以被认为是非洲政治上主权的第一个时期，这些差异化和多样化的政策都遵循了新独立非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议程。

在某些情况下，大规模的学术人员外流几乎导致了国立（单一）高等教育机构的关闭。因此，尽管需要扩大教育机会和参与，但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并不是一个选择。仅仅几十年后，随着高中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并且政府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时，扩大入学机会的压力才与差异化和多样化高等教育的需求相结合。

财政危机和短暂的政策主权

20 世纪 70 年代的财政困境，是由西方石油短缺和价格上涨导致的，阻碍了重大扩张，几乎导致了单一（或极少数）国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关闭，因为国家预算出现严重赤字。20 世纪 80 年代，非洲国家开始与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协商加入纠正性财政计划，不仅是为了拯救他们崩溃的经济，还为了防止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关闭。

随着高等教育中的差异化和多样化政策必须受到世界银行规定的财政纪律措施的制约，非洲高等教育治理的政治主权是短暂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世界银行实质上“发号施令”，基于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指导非洲高等教育中的差异化和多样化的主要政策利益相关者。私有化，随之而来的是市场化和商业化，成为当时的主流，是高等教育商品化的过程，这引发了一些不满。

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高等教育一方面是一种奢侈的私人产品，产生的社会回报率太低，难以证明其公共投资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它对直接受益者产生相对较高的回报，从而证明了成本分担的合理性。换句话说，用公共资金资助公立机构中的私人学生等同于用公共资金资助精英阶层。面对校长威胁要关闭公立大学的强烈反对，世界银行采取了政策来重组高等教育，使其朝着更加以市场驱动供求逻辑的方向发展。

寻求政策原则

进入后殖民时代，非洲高等教育经历了 60 年发展，可以合理地问：高等教育中的差异化和多样化走向何方？有大量证据表明，非洲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呈现不断扩张、差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这一变化表现在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不断涌现，以响应各种国家战略，提供不同类型的技能和知识，面向各种兴趣和能力的学生。

尽管如此，但在非洲高等教育机构中，缺乏有力的国家、地区，甚至全球政策来指导内部和外部、机构和系统功能的分化过程。主导趋势是基于品牌策略和名义区分（基于命名），而不是基于功能区分（即在一个协调和整合的系统内执行不同功能的高等教育机构）。

当前的发展预示着多种力量正在引入和推动非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差异化和多样化。

这些力量隐性或明确地引导差异化和多样化，以扩大各种类型的学生可选择的范围，提高教育提供的效率，并增强在劳动力市场上需求较高的技能和能力的集合。

总之，以下是一些推动差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政策以获得更全面的列表）。首先，国际排名正在推动一些非洲高等教育机构寻找方法，以区别于以教学为基础和教学为导向的主导趋势，找到独特的定位与特色。尽管在方法上存在一些缺陷，但排名是分化的推动因素。

此外，追求研究密集型地位和特色，以及全球关于研究卓越计划的讨论，也通过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的具体计划和行动推动了差异化和多样化，例如由非洲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协调的由世界银行资助的卓越中心，以及德国学术交流服务（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简称 DAAD）的非洲未来卓越中心计划（Centres of Excellence for Africa's Future Program）。这些中心，特别是公共非洲旗舰国立大学，都在寻找研究领域，以区别于以教学为主导和以利润为驱动的私立和公立高等教育机构。非洲研究大学联盟（Af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Alliance）的成立证明了这一趋势。

对学生的竞争也推动了名义上的（而非功能性的）差异化，私立高校加强了它们的市场营销和品牌策略，包括通过强调（不总是准确的）自己的卓越。最后，尽管尚未成熟，但国际化，即在非英语国家引入英语作为一些课程和项目的教学媒介，以吸引国际学生和融资，是影响项目多样化的另一个明显趋势。最后，国家政治也是差异化和多样化的推动力。政治家们承诺将高等教育带到他们的社区，这通常导致新机构的建立，然

而这与协调、整合和系统范围内的公平可持续高等教育提供相去甚远。